

低眉

.....

钱红丽
著

海豚出版社

低 眉

.....

钱
红
丽
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低眉 / 钱红丽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110-1927-1

I. ①低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8668号

书名: 低眉

作者: 钱红丽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张菱儿 邹媛

封面设计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网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编: 100037

电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

开本: 32开 (889毫米×1194毫米)

印张: 9.25

字数: 160千

印数: 3000

版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927-1

定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老式的红丽

——《低眉》代序

黎戈

一打开文档，之前熟稔于心的文字，便逐字苏醒。尤其是《所有的树木鸟群都请安静》。我很清楚地记得，第一次在老版《低眉》开篇读到这篇文章时，下意识地左右环顾了一番，好像做了什么心虚的事查看一下四周，有没有被人发现。“什么叫看不起日常生活？莱菔们就相当看不起日常生活。我同样看不起日常生活。”——我自己其实是个很精神化的人，但平日都是收着掩着，不愿意开罪那些世俗之人，但红丽就不怕。这个理直气壮！但红丽既骄傲又谦卑，“我觉着，能够写出一手好诗或者一手好小说的人才配叫天才，而散文随笔的创作，多是入不了台阶的，我相当看不起。所以，对于自己的写作，我也是相当轻视的”，这傲，这谦卑，都是肺腑，前者是明修栈道歌咏精神，后者是暗度陈仓放低自己，全是为了高奉“文学”二字，使其得云气，不染尘。

我这人有个原则，看人好不好，文字“格”高不高，首先看他/她对女性的态度。前阵子看某日本男作

家的随笔集，上来那个洋洋自得的大男子主义就把我恶心到了，恨不能有多远扔多远。红丽写了很多的女作家，写的时候淡淡道来，并不是泛泛的同情——那种廉价的悲悯对我来说是贬低对方的力量，比如一大堆为张爱玲乱骂胡兰成的张粉。张爱玲一向是大谈物质标榜俗骨，但红丽一下子就看到她的骨子里去——“她选爱情，从来就是从心”；她也不是某种近乎无知的冷硬态度，就像很多人说萧红是个软骨傻妞。红丽是把她们的成长线理得清清楚楚，感情波折也收拾得利落上架之后，给读者一个因果俨然的交代。三毛，张爱玲，萧红，琼瑶，邓丽君，朱天文，这是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代女性，这不是收集资料，做个缜密推理去达到的理解，而是：结合自己作为女人的成长，一点点明白了对方的力量及无力，局限于时代、性别、不同的人文环境的压力，做出的“爱人如己”的贴己解读，“用我心，换你心”。

红丽让我特别羡慕的一点，就是她有乡村生活经验储备，她说自己的爱好就是莳花务农，也喜欢看电视里的农业节目。我觉得这个一手经验，乡野情怀，对她的写字是有利的，私心里觉得她离《诗经》都比我近。至于这句“所以，我们这些庸碌之人，索性，连儿女也不要的好。这样，倒落得干净些，不给这个

世界多添累赘”，我就有点想偷笑，有了球球以后的红丽，成天操心琐事的你，回想彼时之刚烈，又做何想？还说要把《葡萄月令》当童话给孩子读，这就是个爱植物又书生气的妈妈才会说的话吧，哈哈。

又有《阅读长于写作》，说自己写得少了，“但这可是我主动选择的后果。那曾经，是把自己架烈火上烘烤，孤注一掷，甚至手里拿了刀的，恨意翘翘——并非杀别人，而是杀自己，拼尽全力，烧了灰烬还要当风扬其灰。那都不是好日子。而今，宁愿于环城河边散一下午步，甚至对着一棵树沉思，也好过曾经的日子”。是啊，写者和读者，那是两个维度，一个自然是看得酣畅淋漓，不愿好戏散场，一个却是把自己的脑汁和心血肝胆都绞杀，写一段吐口血的在耗损原气。看她这段话时，我心里的戚戚，之前只有一次，读魏微的《我这七年》里写到“而当我渐阅人世，人生的各种滋味整个把我兜住，翻江倒海，我却再不写了，对说话丧失了热情。这七年间，我们这代人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中年。我像所有中年人一样，选择了沉默喑哑的生活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这种沉默很有尊严”才有过。语言与沉默，读与写，此中起落，岂是表面所示？对于爱书之人，每读一篇好文，那就是得到了，她写的喜悦之心，我再明白不过。至于水文，软文，

应景文，宁可不写，这静默只为了珍重文字本身的精粹。所以，在旁人看来，这人怎么只读不写啊？其实，这个不写和读，是一回事，就是太爱一个东西，用不同的方向去珍重。

我的至交好友，几乎都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那代人，有次我和某人谈论“文青”，他说“现在的那些‘文青’算什么‘文青’，我们那个年代的‘文青’才叫‘文青’。”——人的性格是成形于青春期的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批人，是在八九十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，那是一个政治解冻，文化复苏，对文学和艺术倍加尊崇的年代，大家排队去买白皮书，大学里的同学谈恋爱都是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。那种对书的挚爱，对作家的敬意，郑重朴素的情怀，是现在再也无法复制的。近年来，我在豆瓣上看到很多也被称为“文青”的人，成天在那里研究化妆品，穿衣打扮，疯狂自恋，秀自拍照，以文艺之名骗炮，讥讽一个大师时，那口气就好像买了一个水货，在谈用户体验一样随意和轻佻，完全没有敬畏心。这和“文青”有半毛钱关系么？

所以，当我慢慢读着这本书，看到这样的句子，“每当看见小水坑，北岛《雨夜》中的诗句总是适时冒出头来，压都压不住，让人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八十年

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间段里。套用上了岁数的人的口气说一句，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啊”，我简直是有点骇然了！我也喜欢八九十年代，我觉得自己身上的“文青”气也是那种老式的，有点土，有点傻，但是真挚纯粹。算我妄托知己吧，我认为红丽的文字里也有那种老式的情怀，这种既真也唯美的东西，会被一些人当作是矫情，而我知道那不是。不能说我欣然或认同于红丽这本书的每个字，但是我会被那种气息裹挟。

目 录

《低眉》代序/ 1

辑一： 女子便好

所有的树木鸟群都请安静/3

人生多寒露/10

有多少张爱玲可以重来/17

人生不团圆/30

说几句《小团圆》/35

活在日常/39

阅尽风霜身已残/42

岁月长，衣裳薄/47

看张记/52

萧红的意义/56

潘玉良的两级台阶/60

张爱玲写信/64

三 毛/68

苏雪林/71

这柳或那柳/75

那些写作的女子/80

从心里流淌/84

宋徽宗时代的女先锋/88

辗转于繁华缟素间/91

母后一样的宽容/95

寸寸情感寸寸灰/99

辑二： 欲采苹花

杜甫的苦，陶渊明的乐/105

我看李商隐/109

棋罢不知人换世/113

李渔这个人/118

老妖董桥/122

韩石山这把老骨头/125

韩愈怎么死的/131

比女人更深厚/135

不宜于寄身的爱/137

思发在花前/141

才华是一生的错误/144

广博的才华停在树梢上/148

阅读是迷离的/152

低 眉/156

在唯美里荡漾/160

洁 白/163

况往来，烟浪迷离/167

张锐锋的月亮/171

阅读的攻守失衡/176

辑三： 声声叹

一个夜晚，碎读杨键、柏桦/183

黑夜与群星一起变冷/188

那些我所不能抵达的/191

张伟的气度/194

所有的村庄都在/198

说尽破烂生活中的诗意/202

乱翻旧书及其他/206

深切感受悲欢/210

阅读的激活与愈越/213

浮 世/217

天子呼来不上船/221

阅读长于写作/226

我看《金瓶梅》/230

去高河看望海子/235

不伦之恋/241

诗来使我感旧事/245

阅读如蚕/250

我的师承/261

阿城的烧饼/266

我看鲍尔吉·原野/271

被呈现和被唤醒的/275

草与帛/280

看吃，看吃/283

辑一：

女子便好

所有的树木鸟群都请安静

隔了一年，忽然又回到过去的那种生活状态里去。极少出门，做完家务，把窗帘拢上，开机，写东西。简单至极，就是源于一种热爱。一只蚕吃进桑叶，丝在心里堆积如山，接近于蚌病成珠，一点一点地倾吐，于是，有一些东西成了丝绸，有了光明人生。我想说话，不停地说，然后，就把那些字，放在文档里，“啪”一下关掉电脑。夜深更寂，天地平和，浑身酸痛地躺倒在床，闭眼的刹那，有平铺直叙的满足。南窗外，虫蛉鸣唱，衬得梦境更为瓷实。

前几天，把《本草纲目》搬回家。一本浩浩荡荡的家书，生活的所有源头。

关于植物，《本草纲目》比《诗经》全一点，更贴近大地。开篇即是菘。白菜在古时候竟有着这么文雅的笔名。回忆秋霜遍野，菘们早已下种，青扑扑的叶子初露端倪。小时候，种过它们，有品种一二，矮小些的叫“大头青”，高个子的称“高杆白”。它们分别是整个冬天饭桌上的主角。白露为霜的清晨，去到菜地，一片片摘它们的叶子，“吱”一声，微微地，有

寒意，露水濡湿脚面，菰们默然不语……

乡下，冬天的饭桌上，除了菰们，还有莱菔。莱菔就是萝卜，我告诉你们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若换成——冬吃莱菔夏吃姜，就不妥当了。人家莱菔本来就是笔名，你若一意孤行放在一日三餐的大木桌上，就别扭得很。什么叫看不起日常生活？莱菔们就相当于看不起这日常生活。我同样看不起日常生活。

几乎很少出门。虫子一样爬行在书页间，乐此不疲。也有这样的時候，什么也不必做，窗外是孩子们的吵嚷声，汽车发动机的呜呜声，间或一只肥猫的长啸，一点点地入了耳膜，蒙蒙地，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耐。继而想到自己的命运。——莫非，读点书，写点文，做点梦，然后，一生就滑过去了。

是有一点点委屈的，不是吗？

苏青晚年蛰居浦东一间陋室，年衰体弱孤独贫困，人生乐趣，唯剩下养花莳草，朋友所剩无几。一位三四十年代写过小说的女作家一直与她通信，常常给她寄去不同节气的花籽。那一年，苏青的病越来越重，知道来日无多，就给那位女作家写信道：如寄花籽，只要活一季的花……

女人的一生，不过如此。苏青儿女成群，到末了，也不过惦记只活一季的花。她死了，连盆花都没

个人照应。曾经那么强大的一个女子，却落得如此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庸碌之人，索性，连儿女也不要的好。这样，倒落得干净些，不给这个世界多添累赘。

收到小友董曦阳赠送的几本书，均是他们出版社的旧货。如今，能看见旧货也不易了。施康强的《茶客》，思果的《偷闲》。文人一般到了后来，基本上都是在玩了。年轻时，由于把架子端得太正，伤了腰，痛定思痛以后，突然心态放平，一下子，气象就出来了。这套丛书里还有一本《伸脚录》。其实，写字就是把脚伸伸，打个哈欠什么的，讲求的是自在，自由，如云朵之上的云朵。不载道，车子碾过去，尘土飞扬，只有宋江们心心念念想着有朝一日，被招了安，有个安稳睡觉的地方。

伸脚派一生闲云野鹤，在高处，一点一点看尽浮华。后来，有一天，累了，彻底歇下来，留下来几本《茶客》或者《伸脚录》，就都走了，也没有什么可留恋而放不下的——无非舍不得架上的那些书，也曾陪着自己度过多少难眠之夜。其实，人到后来，就跟书的感情深些。这么说，也是应受到天谴，有点不仁，不义。

借同事《枕草子》，半年有余，一直拖着不舍得还。最后终于下决心还了。前几天，在一家旧书店看

见，又买回。放在枕边，临睡时翻几页，好比过去有钱人家的少爷临睡时拣几片甜点放嘴里。完了，他们是要刷牙的，我看书就不必了，可见，日常生活多么麻烦。精神生活就这点好，瞌睡了，把书一扔，头挨着枕头，一觉天明。

清少纳言仿佛一个嗲声嗲气的小姑娘，她最大的本领，就是善于撒娇并随时提供撒娇的合理氛围。这里所说的撒娇，绝非那种针对男人讨欢卖乖的狭义撒娇，而是随时都准备着对世事万物的相知相惜的广大撒娇。好比一个雨天，端坐于庭前，桌上瓷碗里堆了归鸿一样的樱桃，她小口啖着，仿佛无别事，一边吐核，一边对身边绿豆大的事物挑剔着。譬如——

当时很好而如今无用的东西是：

云锦缝边的席子，边已破了露出筋节来；中国画的屏风，表面已破损了；有藤萝挂着的松树，已经枯了；蓝印花的衣裳，蓝色已经褪了；成了盲人的画家的眼睛；七尺长的假发变成黄赤色的了；蒲桃染成的淡紫色织物现在显得发灰了；好色的人但是老衰了；风致很好的人家庭院里，树木被烧焦了；池子还是原来那样，却满生着浮萍水草。